

苏联游記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9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1542 字數142,000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6 $\frac{5}{16}$ 插頁3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冊

定價(3)0.66元

1512. 6
L3



高尔基

索伦托·一九二六年

ACV 12

目 次

苏联游記 (秦永譯)	1
1	3
2	50
3	89
4	101
5 索洛維茨勞改營	113
英雄們的故事 (林耘譯)	153
1	155
2	172
3	190
后記	198

苏联游記

我到过巴庫两次，一次是在一八九二年，一次是在一八九七年。我还記得，那里的油田好像一幅画得維妙維肖的悲慘地獄的图景。有了这幅图景，我所熟知的那一切惊心动魄的凭空虛构就显得黯然失色，而那些鼓吹忍耐溫順、用进了地獄就要受魔鬼折磨、就要下沸騰的油鍋、就要投入所謂“永火”等等来吓唬人的傳教士們也显得无計可施了。我决不是开玩笑，那印象确实非常惊人。

在我初游巴庫的前几天，油田曾經发生火災，井架之上，青空之下，仍然瀰漫着黑烟；这烟极濃极重，就好像有几俄亩黑鈣土飞揚到空中一般。我同我的朋友費多尔·亞凡納西耶夫順着沙土路往前走，路上浸滿了石油。当我们走到“黑城”旁边的時候，我見到井架的頂端直插在黑烟里，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庫觉：在大地的上空又形成一个大地，它仿佛是人类所居住的大地的第二层，这第二层逐漸扩大，不久就会用永恒的黑暗遮蔽天空。我見到一个油井正向濃烟里噴着黑色軟泥，仿佛大地在嘔吐，它要把自己的內臟全吐出来，在大地的上方扩充油、烟混合的屋頂。这时候，我的荒唐观念就更加增强和巩固了。

道旁有一辆运伤兵的馬車陷在很深的沙土里，車子塗着黑紅两种顏色，車軸折断了。車上躺着一个人，他的一只脚光着，

呈紫青色，另一只脚穿着又破又湿的皮靴，从靴子里向沙土上滴落沉重的、暗色的血点。车夫是一个火红色头发的人，他系着皮围裙，卧在沙土上，用皮带和一块髒木板把車軸綁起来。在滿是皺紋的大鉄桶上坐着一个卫生員，他往工作服的潮湿的血迹上又撒了一把沙子。亞凡納西耶夫向他問道：

“打死了嗎？”

“走你的路吧，你管不着。”

在太陽的光照之下，滿身石油的工人好像螞蟻一樣，有的追過我們向前走去，有的迎面走來。有一輛四輪馬車趕過去了，它套着兩匹很瘦的灰色馬。車上有一個穿着白衣服的人，閉着眼睛，半倚半臥，他身旁還有一个人，这个人蓄着一撮尖鬚，戴着墨鏡，制帽上有帽徽，膝頭上放着一只黃手杖，他微微地搖晃着身子。有一群工人，大約二十來个，把馬車阻擋住了。他們脫下帽子，揮着手，一齊開始說：

“請饒了我們吧！這怎么能行呢？我們辦不到啊！請饒了我們吧！”

帶有帽徽的那個人欠一欠身子，嚷道：

“回去！誰讓你們這樣？趕快回去！”

車夫打了一下馬，馬車開始搖晃起來，車輪陷入沙土，就好像陷入生面團里一樣。工人們閃開了，跟在車後面走，他們遮蓋着腦袋，一聲不響，也不互相觀看。他們都像在石油里洗過澡似的，甚至他們的臉上都塗滿了黑黑的石油。他們不准我們進入油田，並且吓唬我們說，如果進去，就把我們打死。

我們閑走了兩三小時，從遠方觀看髒髒的井架的混亂狀態。在那里，有一種東西發出潮濕的、轰隆的聲音，仿佛大石頭掉到水里一樣。在沉重的、灼熱的空氣里，飄蕩着低沉的、嚇嚇的聲

音。有十来个光着脊背的工人捏住绳子，在地面上拖一块很厚的、带有铁链的装甲钢板。他们愁眉苦脸地喊道：

“哟哎哟！哟哎哟！”

大滴的黑雨点落到他们身上。油井喷出很粗的黑柱，柱顶碰到浓厚的、带油的空气，就呈现蘑菇头的形式，虽然从这个蘑菇头上向下流油，但是它好像在融化着，而体积并不缩小。在井架中间跑来跑去的工人们，小得奇怪而可怜。在这一切里面，有一种可怕的、非现实的或者已经过于现实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存在。费多尔·亚凡纳西耶夫吐了一口唾沫之后说：

“我就是餓死三回，也不到这里来做工！”

……五年以后，我向《里海报》的一位编辑到油田来；他曾经答应向我详细讲述一切情况，但是，当我们到达苏拉罕^①的时候，他就把我介绍给一位个子很高的人，而自己却溜走了。

“您瞧，”个子很高的人很忧郁地对我说。然后，他更加忧郁地补充说：“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东西。”

我整天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从早到晚漫步于油田。天气异常闷热，我老是咳嗽，非常难受。我觉得自己好像中毒了似的。我在沾满了石油的井架群中徜徉，看见各井架之间有装着黑绿色液体的油池，它们仿佛深得无底似的。土地、土地上的一切东西以及人们身上都涨满和浸透了深色的油脂；发绿的水洼到处都像化脓的创伤一样；沙子在脚下不是发出沙沙的声音，而是噗味噗味地响着。“提捞”^②也是发出噗味噗味的、好像吸血的声音，当石油从井架内部流出时，醉人的空气里就充满吧噠吧噠的

① 阿塞拜疆的城镇，离巴库市奥尔忠尼启则区。位于里海阿普歇伦半岛，距巴库十九公里，当地开采石油。——译者注。

② 就是把石油捞出来，或译“吊油”。——译者注。

巨响。钻机发出轧轧的声音，锤子打到铁板上鏗鏘地轰鸣。到处都有工人跑来跑去，其中有突厥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波斯人。他们用铁锹挖掘着露天采矿场，在潮湿的沙土上挖着沟渠，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地方搬运长长的管子、柱杆、沉重的钢板。到处乱堆着大批的弯弯曲曲的铁条，散开的钢缆像蛇一般爬在地上，残破的管子一段段从沙子里突现出来——这里也是铁，那里也是铁，仿佛飓风把它吹零散了似的。

工人们好像喝得半醉半醒；他们怒气冲冲地、毫无目的地互相喊叫。我总觉得，他们的动作是不稳当的。有一个膀大腰圆、浑身很脏的工人向我扑来，用哑哑的声音喊道：

“鬼东西，你怎么回事，把捞砂筒……”

但是，他看到我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个人，就一边骂着，向前跑去了。他给我的头脑里留下一个生疏的名词——捞砂筒。

在杂乱无章的井架中间，有一些宛如史前人类居室的工人宿舍，这些房子是用火红色和灰色的未加工石块仓猝盖成的，长而低，紧贴在地皮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人类住所周围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脏物和垃圾，窗户上有那么多打破的玻璃，室内是那么简陋，就好像洞穴一样。窗台上没有摆着一盆花，房前房后没有一块长草的土地，既没有大树，也没有灌木丛。孩子们半裸着，样子十分凄惨。他们在水塘里用脚踏着发绿的、带油的粘泥；他们三三五五，有的互相依偎着，垂头丧气地坐在门口，有的在平屋顶上玩碎铁和木屑。孩子们也像周围的一切东西一样，完全被石油染污了。到处都出现他们的肮脏小脸。这些小脸令人想起那篇讲述野人弟兄捉儿童吃的悲惨童话，也令人想起古代地理学家斯特累波^①所讲的一个故事。根据斯特累波的记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曾经试验石油的可燃性，他下令把石油浇在

一个男孩子身上，然后点火燒他。

木工在砍圓木，厚斧頭閃閃發光。又在建造一座鑽井。有一個黑鬍鬚的、赤足赤背的男人順着井架爬上去。他牙咬着繩子的一端，雙手抱住井架的椽木，很笨重地向上爬，越爬越高。在地面上，在橄欖色的泥塘里，站着一個小老头，他手里拿着一捆繩子，把它擱開——那樣子好像在放風箏一樣。

“不要爬到天上去啊！”他對黑鬍子喊道。黑鬍子从上邊用沉厚的嗓音，很嚴肅地大聲回答說：

“沒關係。”

這兩句話也留在我的腦海里。我所以記住它，大概是由于周圍的一切都充滿陰沉的憤怒，所有的人們都好像異常激動的緣故。不過，這種印象也許是我從一本書里得來的——我在什麼地方讀到過，石油具有麻醉的性質。

某個工段，在一群最密的井架旁邊，有二百來個人特別緊張地工作着。指揮他們的是個寬肩膀的、又高又壯的小伙子，他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綉花小圓帽，渾身上下濺滿石油，就像彩圖匠的身上濺滿顏料一樣。他揮動着兩隻長胳膊，沒有一刻閉上那張汗毛叢生的嘴。他像患歇斯德裡症似地亂罵着，每句話都帶有骯髒的字眼。他對工人們拳打腳踢，甚至抓住一個工人的肩膀，像摔一隻貓似的摔到地上。

“弄彎！”他尖聲叫喊，然後滔滔不絕地罵着。“放進去！”接着，又罵一陣。“移動！”

我看不見那群吵吵嚷嚷的人們是在做什麼。我總覺得，他們的太多數什麼也沒干，只是跳跳蹦蹦，互相推擠，扒着站在前

① 斯特累波（約紀元前 63—20 年），古代希臘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譯者注。

边的人們的肩头，向“弄弯”和“移动”什么的人群中心望着，嘴里也不干不净地骂着。我觉得，所有这些人都由于可能发生灾祸而惊慌失措，而且在竭力防止灾祸的临头。从远方看来，油田本身及油田上的工作的图景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一群黑色的敌人攻下木造的城市以后，正在破坏它，洗劫它。我呆呆地走进田野，心里怀抱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願望。我想放一把火，燒掉这些浸滿地心黑油的木造金字塔。我的这把火不但要燒掉采矿場的暗綠的油泥塘，而且要燒掉地心的全部石油，爆破和消灭苏拉罕芮、巴拉罕納、罗曼芮^①这一整个的煎熬着成千上万精疲力尽的工人的髒鍋。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小帆船的船尾，以同样憎惡的心情望着城市——这个城市极象城市的廢墟，极象毀灭的、死亡的邦貝^②的照片；在这个城市里，在灰色的石头堆中間，聳立着一个奇形怪状的、黑色的古代城堡的塔楼，但是，那里看不見一块綠地，看不見一株树木，而浸滿石油的未鋪装的街道的沙土呈現着鉄锈的顏色。这个城市缺水，对于財主，有人用水車到一百俄里以外去拉水，穷人則喝淡化的海水。明亮的太阳照耀着这个非常凄凉的城市。刮着大風，尘沙蔽空。我总觉得，密密排排的单頂小房已被太阳晒干，很快就会坍塌。岸边的小小的人形变得越来越小，他們干固，燃燒，不久也将化为灰尘。

在大清早，我下了火車，立即乘車到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采

① 巴拉罕芮，罗曼芮，苏拉罕芮，都是阿塞拜疆的城鎮，巴庫市的一部分。这里設有巨大采油場。——譯者注

② 意大利古城，公元七九年維蘇威火山噴火，邦貝被火山灰淹沒。——譯者注。

油場去，同行的有采油場副場長魯棉采夫同志。他是在地下工作中培養出來的工人之一，後來到前綫去同白匪搏鬥。這些工人曾經深入敵人的後方進行活動，並且落到“文明與自由”保衛者的“人道主義的”手掌里。那種“人道主義的”手掌用麻繩把魯棉采夫同志的腦袋捆上，用絞杆來絞，簡直把頭骨縫都絞裂了。象這一類刑訊的故事，我不知聽到有多少了！總有几百個……

我們的車子不是馬上就能到達目的地的。魯棉采夫同志用莊嚴沉著的聲調講述過去的情況。

“在葉列茨^①，馬蒙托夫^②下令搜索全城最漂亮的姑娘；最初是白匪軍官奸污她們，然後把她們交給哥薩克騎兵。那些匪兵玩完姑娘以後，就把她們的辮子綁到馬尾巴上，拖到索斯那河^③里淹死。”

“在基茲利亞爾^④，白匪從二層樓的窗戶把受重傷的紅軍士兵扔出去，然後逼迫受輕傷的脫光衣服，把已經犧牲的同志運到城外的大溝里去。那是在冬天。僥幸殘存的同志也被他們屠殺了。”

他所講的話是那麼朴素而穩靜，就好像這一切事實不是在十年前、而是在一百年前發生的。我一邊聽著，一邊想起另一位同志所講的故事——一個十分聰明的故事：

“我有三次落到白匪的手里。麥馬耶夫斯基下令把我絞死，可是沒有成功，我雖然被毒打了一頓，可是跑掉了。我也曾落到

①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奧爾洛夫省的城市。——譯者注。

② 馬蒙托夫(1864—1919)，白匪鄧尼金軍騎兵司令官，一九一九年被蘇聯紅軍布察尼將軍擊潰。——譯者注。

③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奧爾省和利彼茨克省的河流。頓河右支流。——譯者注。

④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格羅茲內依省的城市。——譯者注。

波克洛夫斯基將軍的手里——这家伙真是個禽獸！在那里，他們把我打得很厲害，以為我已經死了，因此我才脫逃出來。在薩馬拉^①城下，我落到敵人手中，又挨了一頓毒打。後來，我帶著四個護衛跑到自己人那里去了。那四個護衛真是了不起的弟兄！”

他嘆了一口氣說：

“敵人是禽獸！當然啦，如果我的幾位護衛鬆了勁兒，他們也許更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不過，我們畢竟是充滿階級仇恨的人，至於我們個人的仇恨……”

他想了一下，說：

“並不會長久存在。因此，我們沒有什麼可復仇的。可是，正如列寧所說，我們‘打碎了他們的瓶瓶罐罐’，敵人會為這些瓶瓶罐罐復仇。我們必須依照昔日敵人的原則辦事，這也沒有什麼！”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微微一笑，用胳膊肘推着我。

“同志，您雖然不是工人，但是，您對於勞動這件事情有正確的理解——這是您的可以贊揚的地方。勞動把正直的人們很好地團結起來，當然啦，這些人相信我們的事業，相信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我所說的勞動是為了未來、為了我們國家的勞動。這種勞動令人神往，使人增添很大的力量。最主要的是從內部進行團結，就是這樣……”

他突然活潑起來，滿面笑容，非常有条有理地說：

“我曾經有過個人的仇敵，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他用手槍柄打我的腦袋，他瞪眼看着人們用槍通條抽破我的皮。可是現在，

^①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的省會，一九三五年改稱古比雪夫。——譯者注。

呢，他是我的首長，我們倆和和睦睦地在一起工作，就象架在一個車上的兩匹馬一樣。而且，我們成為朋友啦！我們甚至不相信過去曾經是仇敵，一想起這件事就覺得難為情。我為他而難過，他為我而疚心。不過，我們有時還是回憶這件往事，因為對於青年有教育意義。他跟我們有極密切的關係。他聰明，有文化，最主要的是他富有精力，他的精力比十個人還要多。他又久經鍛煉，槍林彈雨都鑽過。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

我听完這個不平凡的故事以後，心里想道：

“這是給青年作家們預備的一個良好的主題：‘為了未來’而勞動，這種勞動可以解除宿敵的個人仇恨，可以在創造新文化的過程中把宿敵團結到一起。”

我們的車子已經駛入采油場的区域，我向四面張望了一下。當然啦，我完全不認得這個地方了。采油場已經大大擴展，寬闊得多么驚人！更使人感到驚訝的，就是周圍非常寂靜。在我本來以為又會看見幾百名被石油染污、精神不正常的人們的地方，却很少碰到人，就是所碰到的，也多半是建築工人——砌磚工、木工、鉗工。他們在這裡或那裡營造好象城堡一樣的建築物，豎立鐵塔，搭腳手架，攪拌混凝土。在采油場的一望無際的廣場上，爬着許多鋼繩，它們的聯結節發出清脆的响声；井架比從前少多了，不過，到處都有笨拙的“螳螂”在搖晃着，它們從地心深處往外吸石油，幾乎沒有一點聲息。在一個小木板棚子里，有很多長長的鋼爪好象蜘蛛網一樣伸向四面八方，並在聯合驅動設備的平面上旋轉。在棚子門口，有一個注油工躺在板凳上打瞌睡，這是一個突厥族的小老头，穿着藍色短上衣和同樣顏色的燈籠褲子。任何地方也看不見沾滿黑油的工人。哪兒也沒有史前時代的住宅——那種矮小的、骯髒的、窗戶上盡是破玻璃的工人宿

舍。哪儿也没有半裸的儿童和发怒的妇女。听不见工头的歇斯特里的喊叫和狂吠。这里只有钢绳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螳螂”在向大地叩头。这种不用人的劳动立时使人产生一种信心，觉得在最近的将来，人们就会把自己的劳动在各个领域里都合理化起来。

我也看得十分清楚：鲁棉采夫和这里所有的人，都竭力掩盖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应有的骄傲；所有的人都真心真意地避免影响客人的观感，他们不想对客人有任何的暗示。他们还这样说：

“这都是我们以前就有的。这也是早就有的。我们在这里只是增加了锅炉的数量。这是一个老工厂，我们在这儿装了几个冷凝器。”

他们说的可能不是“冷凝器”，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我只依靠我的眼睛和整个的记忆力，从来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作笔记。

在这个巨大的广场上，木制井架已为钢铁、石块和混凝土所代替。工人的数目比过去少得多了——我越在采油场上漫步，这一点越使我感到惊奇。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油槽车和用弧形管子连结着的铁塔，到处都在砌起石墙。任何地方都没有我原来以为会看到的那种暴躁的、疯狂的混乱现象；既没有浑身浸满石油的、备受折磨的、爱嚷爱叫的人们，也没有大量堆积的废铁。令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现在正建造着宏伟的东西，正长期地进行着平静而坚实的工作。不过，在工业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能说什么“一劳永逸”了。

在露天中，有许多锅炉发出嗡嗡的猛烈响声，把一个铁箱烧热起来，这个铁箱有两三辆火车那么大小，周围围着管子，顶上有弯弯曲曲的梳形管。

“箱子里炼的是石油，”他們向我說明。“走到箱子那邊，您就會看到我們在這裡提炼出來的東西了。”

從箱子那邊，我看到各種顏色（從金黃色到幾乎純白色）的油往外流。

有一個人在看管着這些水流的流出，他是那麼沉穩，那麼溫和，穿着白工作服，好象大夫一樣。有三個工人看管鍋爐。真是個奇怪的工廠。

我的舌尖上盤旋着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老早就非常關心的，

“工人是不是感到自己是主人翁？如果感到的話，又是感到怎樣的程度？”

我不相信自己的印象，曾把這個問題對工人們提出來，也曾把它向領導工人群眾、同工人群眾肩前進步以及追隨工人群眾的人們提出來。每個人都從他本身所站的立場，作出了肯定的、模稜兩可的或者否定的回答；當然啦，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觀的真理。我知道，在我們當中，不相信自己勞動很好的匠師是很少的。不過，一方面干着小小的工作，一方面又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工作在整個改革生活的勞動潮流中的價值的人，也并不很多。而且，還有不少對自己所作的工作感到倦怠的人，還有不少悲觀失望的分子。最後這兩種人彷彿期待着剛過星期一，馬上又到星期日；至於它們之間的五個工作日，已經從生活中永遠勾銷。我的問題雖然得到種種不同的答復，但是，我個人對於巴庫的印象卻沒有因此而增一分或減一分。這個問題我當然是希望提出來的，不過並沒有來得及，沒有找到這樣做的時間，而結果我終於得到了事實的答復，據我看，這還是十分客觀的答復。

当我们参观新炼油厂的时候，沉重的、灼热的空气在我们的头上突然低声地但是深深地喘一口气，仿佛在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破裂了似的，有一团黑灰色的、波浪形的云雾，在一组钢管、铁塔、油槽车的上空，从工场飘过了道路。

“嘿，汽油，”有个人在我身后喊道。

过一刹那，我们五、六个人站在距离二十步远的地方，观看我永远忘不掉的一幅图景：在一个死胡同中，在石墙、铁塔、脱汽油管式装置和接满汽油的白色油槽车之间，喷出一道极白的、几乎无色的火流；有十五、六名工人——突厥人和俄罗斯人钻进火里去，俯身在火上面，用什么东西把火盖上。白胡子的突厥人指挥说：

“盖毡子！赶快盖！”

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这样勇猛地、这样大无畏地、这样不顾烫伤的疼痛，来扑灭火焰。在这种齐心协力的、伶俐敏捷的工作中，有一种我所不了解的东西。火势向油槽车扑去，后来他们告诉我，油槽车里装着几千普特汽油。

工人们在扑灭火焰时，就仿佛这是一件十分熟悉的、习以为常的工作。面孔只显出关心的神情，并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也不象一般火灾场那样无头无绪的忙乱。有一个蓝头发的突厥人把毡子在沟渠的紅水里蘸湿，一些灵活的、有力的手把湿毡子传过去，毡子很迅速地向起火的那一方面移动，盖上了火焰。

“不用毡子啦，已经够啦，”有一个人喊道。当时，火还没有完全熄灭。那个突厥人亲自跑到残火跟前，用毡子盖上，其动作的灵巧，就象以网捕鸟一样。

“好家伙，好家伙，”他一边用脚踩着毡子，一边喊叫着。白色的火苗从毡子底下冒出来，舐着他的脚。有一个工人说：